

沙利文小说魔字系列

扑朔迷离
险象横生



柔情
魔女

沙利

柔情魔女

沙利文 著

远方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7号

责任编辑 王 彬

封面设计 天 一

柔情魔女

沙利文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32开 印张:7.5 字数 56.8千字

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95—093—8 / I · 41

定价:6.2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神秘杀手	(1)
第二章	自食其果	(48)
第三章	郊外枪声	(82)
第四章	死亡女神	(103)
第五章	蝴蝶胎记	(139)
第六章	黑衣玫瑰	(178)
第七章	鹿死谁手	(217)

第一章

神秘杀手

1 香港的夜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刺激，无数的高楼大厦同时闪烁着光怪陆离的眼睛。酒吧和夜总会疯狂着，溢着性的潮水，车水马龙，珠光宝器，西装革履，华语英语，粤语普通话，所有一切混杂在一起，沸沸扬扬，有如一鼎滚开的水。即使在偏僻的小街路口，也有浓涂艳抹、打情骂俏、大胆挑逗行人、拉客过夜的女郎嗲嗲的卖弄声和放肆的浪笑声，整个夜，就像春情荡漾的妖媚妇人，吸引着那些渴望发泄精力的男人；也像雄性勃勃的朗朗男子，挑逗着那些寻求精神刺激的少女少妇。

红灯，绿灯，一辆灰黑色的尼桑车穿过轩尼诗道，纽约戏院、国货公司，在灯火辉煌的皇家夜总会门缓缓停下来，车上下两个人，为首的是一个胖子，约摸五十岁光景，秃顶，啤酒桶似的身子上，穿着一套过时的旧西服，面色显得很疲惫，只是那双细小，深邃的眼睛间或一转，发出炯炯的光彩，才给

人以警觉，干练的印象。他就是警察局探长赵一清。紧跟在赵一清身后留“矢村式”头发的矮个子，是侦探左敏，赵一清的心腹，今天他们是应皇家夜总会经理之约，来维护秩序的。因为近几天来，总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在这里捣乱。

皇家夜总会是一家英国人办的据说耗资几亿美元的特大夜间游乐场。经理是个中国人，和探长赵一清交往颇深。他见赵一清他们进来，忙迎上去，安排他们在舞厅的电子音乐喷泉边坐下来，身穿宇宙色镶边侍者服的女招待送上咖啡。赵一清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欣赏喷泉水柱。随着摇滚乐喧啸的音响，水柱神奇地变幻出千姿百态，或高或矮，或粗或细，或红或蓝，忽而如球形，忽而像菱角，煞是好看，赵一清正看得入神，手肘被左敏撞了一下，原来演出开始了。

皇家夜总会经理深谙赚钱之道。他不惜重金从南洋请来著名的桑巴舞星，从美国聘来摇滚乐、霹雳舞好手，从巴黎请来世界第一流的时装模特儿，用他们招来那些喜欢强刺激的现代派青年。今晚演出的是专门从澳门邀来的“脱衣舞”表演名家。

随着台下观众的掌声，欢呼声和尖叫声，摇滚乐变成了小夜曲，轻松，活泼，和谐。灯光也渐渐暗了下来，只剩下台上粉红色的柔和的顶光和脚光。两个表演“脱衣舞”的姑娘停止了疯狂的扭摆，略带着羞涩地开始宽衣解带。她们其实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，故作娇羞之态是为了表演得更自然，更有魅力。这一招果然叫座，观众被迷得如痴如醉，睁圆了眼睛，屏住了呼吸，整个大厅除了悠扬舒缓的乐曲声外，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，显得格外的安静。当演员把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地脱下，在一大堆带着女性温馨气息的衣物上，旋转着身子，向所有观众

裸露出她们漂亮而有弹性的胴体时，整个舞厅沸腾起来，掌声，口哨声和放浪的欢呼声重新淹没了所有音响。

一个留长发的青年突然蹿上台去，紧紧抱住一个姑娘狂吻，手却粗野地滑到姑娘丰满的臀部上，用力捏抓。姑娘又痛又怕，吓得杀猪似地尖叫起来。台下一片骚乱。

探长赵一清悄悄掏出手枪，朝左敏一努嘴，左敏会意地点点头，一跃跨上舞台。乘长发青年不备，他迅速转身，背紧抵住长发青年的背，反转双手抓紧长发青年的肩膀，略一运气，用柔道功夫把长发青年翻了个个儿，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。这一下，像是在鲜蹦活跳的泥鳅里撒了一把盐，观众被吓得跑的跑，逃的逃，呼天抢地，只恨爹娘没给多生两只脚，混乱中，几个穿体恤的小伙子大声怪叫，推开人群，冲到左敏身边，把他团团围住。一个戴蛤蟆镜的家伙狞笑着，从腰间抽出匕首，亮晃晃地向左敏逼近……

好个左敏！只见他一个鱼跃，双手着地，伸直腰身，腿脚，滴溜溜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，在一片“哎哟”声中，早有几个闹事的家伙被他的铁腿扫倒。赵一清趁机朝天举起手枪，向观众大喊：“我们是警察！大家不要惊慌，请协助我们！”

闹事青年哪里是他们的对手，很快被制服了，长发青年和“蛤蟆镜”被戴上手铐。

舞厅渐渐安定下来，赵一清喘口气，掏出剑牌香烟叼上，正待点火，司机从外面跑来，看到司机惊慌失措的神色，赵一清意识到又出什么事了。他愤愤地吐掉香烟，心里暗暗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真是多事的夏季！”司机跑到赵一清的前面，小心地看看四周，把手围成喇叭状贴在探长耳朵上小声地说了几句。赵一清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讶和疑惑。跟着，他招手叫来左敏，让他料理一下舞厅的事，然后腆着肚子，以一

种令人发笑的姿势和司机向外跑去。

在一阵轻微的震颤后，尼桑车像一只高弦的箭向前飞驰，红得扎眼的尾灯很快就消失在苍茫夜色中。

2 玉佛山远离市区，人迹稀少，林木参天，空气清凉，很有几分野趣。山凹中，矗立着一排庞大的建筑物，造型呆板，色调灰暗，围着长蛇似的围墙。在一间装修得极华丽的房子里，有一对青年男女躺在席梦思上，正在做着一件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生最快活的事情，这事情自然就是造爱。

天气特别炎热。不过这里是山区，窗外又是一座那么大的花园，晚间根本不用开冷气机，只要推开窗子，凉风就灌进来，比冷气更舒服，两个男女由于刚才那番销魂的剧烈运动后所出的汗，经凉风一吹就干了，感觉得十分惬意。

习习的凉风很快就使他们的体力恢复了，他轻轻推开她的手，半坐起来，点上香烟，烟头一暗一明地眨着眼。她的手滑到他的敏感地位，觉得粘腻腻的，于是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真想去游泳。”“哈哈。好主意！”他兴奋起来：“游泳比冲澡更好，反正我们自己有游泳池。”说完，他跳下床，又开赤裸健壮的双腿叫她：“我们去比赛，看谁先下水，快点！”

她压低嗓门“吃，吃”笑着说：“你疯了，还没有穿上游泳衣呢！”

他望着她起伏的线条怔了一怔，马上又把她拉起来，说：“怕什么呢？现在一定不会有人偷看我们的，别犯傻了，快走！”

他是个壮实的汉子，跑得很快，她跑到距游泳池还有二、三十步远的地方，就在月光下看见他借着跑步的惯性，在深水

区那头的池边“腾”地跃起，紧跟着一个漂亮的转体，笔直地向池中直插下去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她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因为夜是这样的静，任何声响都容易分辨出来。而她现在听到的不是人体射向水中的声音，却是一声沉闷的、像两件硬物撞击的响声。

她揉着紧张得有些气闷的胸部，快步跑够到水池边向下望。

奇怪，池里根本没有水！白天灌满的水到哪里去了？！

他刚才跳下去，就是跌在坚硬的水泥地上，因为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用手势招呼落在后面的她，月光极微弱，又没有灯光，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游泳池里没有水，他们下午还在这里游过泳。

现在，这个可怜的人跌在池底，缩成一团，痛苦地蠕动着。

“救命啦！”女郎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划破了黑夜的静寂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3 “有人暗中把水放掉了，”一个留八字胡的大汉瞪着双眼，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：“这并不是一件难事，放水是听不到响声的。”

她被夹在八、九个大汉中间，将双臂交叉护着丰腴的双乳：“我没有放水，”她呜咽着说，“从下午我们一起游泳过后，我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即使要放水也没有机会。”

另一个大汉冷冷一笑，有意无意地撞了她一下，一个趑趄，她交叉的双手自然松开了，露出两只迷人的乳房。“哼，你才说了，是你建议游的泳，否则，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。”大汉

咽下口水，气势汹汹地说。

“假如我要害他，”她气愤地说：“我也不会承认是我建议游泳的。”此时，她也顾不得遮掩自己的身体了，双手插腰，乳头一点一点的。

“也许你是在装傻，不给你点厉害瞧瞧，你是不会认帐的。”话音刚落，一只肥大的手掌飞过来，狠狠在她脸上摺，她整个人向后面跌倒，身子张成大字形，什么都不能遮掩了。不过，她早已忘记遮掩了。在这种时候，恐惧感早就战胜了廉耻心。

“你们，你们怀疑是我干的，”她无力地呻吟着：“可以把我拘捕，立案检查，为什么在这里打我？让我到警察局去，我认识一位律师，我是有权通知他的！”

“哼，你有权？当然有权，”其中一个人说：“但我们不是警方，我们没有必要跟律师打交道。”

“那……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她费劲地爬起来，极力澄清眼前直冒的金星，环视他们。

“朋友！他的朋友！”

“我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。”她呐呐地说。

留八字胡的大汉托起她的下巴，与她对视了一会，说：“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”

“这，这是没有道理的，”她双手掩面，抽泣着说：“我真的没有……我只不过……我跟他……他不过是付钱带我出来玩玩，再说……再说……我也喜欢他……健壮……你们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！”

“还用猜！海宫夜总会。”

“我不是那种女人，”她伸出手，这是经过长期水泡搓揉的

手，关节也变粗大了。她说：“我是在衣帽漂洗间工作的。他约我出去玩，我对他也有相当好感，而且他还……”

“出得起钱。”一个淫荡的声音把话接过去。

“是的。”她点点头，他太富有了，每次完事后，都要给她大把大把的钱。

“那么，也许有一个更出得起钱的人用更多的钱收买了你，让你去勾引他？”

“不，不，没有。我没有勾引他呀！我没有害他呀！”她绝望地叫起来。

一只拳头在半空中划个弧形，重重地落在她胸脯上，她又跌翻在地。这次，她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“那个出得起更多的钱的人是谁？”有人扯着她的头发问。

她觉得头皮都炸裂开来，哭泣着说：“你们……既然怀疑我，就把我抓到警察局去好了。”

“抓到警察局？当然也可以。不过，我们不喜欢用那种方式做事。”留八字胡的壮汉咬紧牙关说：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自己来解决，这样简单些。”

“他……现在怎样呢？”她胆怯地问：“伤得很重吗？”她突然冒出这句话，连她自己也感到奇怪，眼下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了，却还会想到他。

“送医院了，伤得很重。”其中一个面孔说：“万一有什么不测，我们决不会放过你。不过，你还是有解脱的机会，只要你供出幕后唆使你的人。”

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雪白柔嫩的肌肤上，沾满了灰尘。直到屁股上被人狠狠踢了一脚，她才停止了哭泣，哽咽着说：“我怎样才说得清楚哟，没有人唆使我，我没有干坏事！”

叮铃铃、叮铃铃……屋外过道上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，这铃声，像是预示着什么似的，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，死一般沉默。这沉默和刚才的打骂声、申诉声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压得满屋的人透不过气来。

叮铃铃、叮铃铃……电话还在急促地响着，留八字胡的大汉从梦中惊醒，猛地推了身边一个小个子一掌，那小个子便像机器人般地转过身，向过道跑去。

不一会，小个子脸色苍白地冲进来，紧张得上下牙齿打架，说不出话来。八字胡走过去，在他背上一阵猛捶，小个子“哇”地吐出口痰：“他……他，死了！”

那个女郎正饮泣之中，一听这话，顿时呆住了，只觉得脑壳中一片空白。过了许久许久，她觉得有种灼热感，那一定是那些大汉们恶毒的眼光射在她身上引起的，她没有抬头，也不敢抬头，但她觉察到他们在看着她。那些眼光并不是正在要剥下她的衣服那样，因为她本来就一丝不挂。

在那些简直像要剥下她的皮的眼光中，她感到自己越来越烫，仿佛要燃烧起来。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我——真不知道说什么好……。”

“你最明智的办法，就是把真相说出来。”八字胡嘶哑的嗓音中充满着焦躁：“那样，我们会放过你，找到我们真正应该报复的目标。这无论是对你，还是对我们，都是有好处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她一开口，又饮泣起来。

八字胡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四个大汉如狼似虎地扑上来，把她掀翻在地，按手的按手，压腿的压腿，使她半点儿也动弹不得。她默默地闭上眼睛，准备承受那难堪的暴力。这是她早就意识到的一幕，也是她希望发生的事，因为这种事，男人们

要好对付些。虽然，作为一个女人忍受这些是痛苦的。

有什么东西碰到乳头了，引起她一阵震颤，要就来早来吧，反正逃不过这一关，她在心里呼喊。

可是这一次她错了。那碰在她乳头上的东西又滑到乳沟中，冰凉冰凉，有锋利感。她惊恐地睁开眼，吓得几乎晕了过去。这是一把刀，一把发着寒光的、屠夫的尖刀。

“我马上就要为你开刀了。给你两分钟，假如你是教徒，就好好地为自己祈祷吧。如果不是教徒，就想点过去快活的事。”八字胡毫无表情地直视着她的眼睛：“然后，我就从这里开始，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，每割一片，就帮助你下次决心，讲出真相！”

“不，不要！”她想挣扎，身子却被钳制得紧紧的，只有头能够不断扭动。

八字胡不再理睬她的尖叫，一只手牵起她红喷喷的乳头，一只手握紧刀，放在那崩紧的皮肤上。

她觉得自己被割破了，血如喷泉射出来。她的耳边响起了教堂的圣钟声，庄严，肃穆，悠远。她知道自己就要进入极乐世界了，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。

其实，尖刀并未戳伤她。

看着她脸上古怪的微笑，八字胡恼怒了，略一用力，刀锋真的割破了她的皮肤，鲜血汨汨地滴下来。

看着她流出来的血，八字胡突然产生令他震颤的快感，获得了远远超过做爱的满足，他像一个赢了大笔钱的赌徒，把刀一扔，仰面朝天，快活地笑起来。

笑着笑着，他的身子奇异地震了一震，脸上出现了滑稽的怪相，本来朝女郎跪着的身子，此刻向她直扑过去，倒在她身

上，然后沿着她的身上滑倒在地上。

其余的人都惊呆了！这个女郎也挺着滴血的乳房惊愕地看着仆倒在地上的八字胡。

八字胡的背上有一个子弹洞；正慢慢地渗出乌黑的血珠，把子弹洞周围的布料浸湿。

小个子跳过去，把八字胡翻个身，用手一探鼻息，没气了。

八字胡莫名其妙地死去，满房的人都在发愣。

他们像呆子似地扭头望去。此时，他们是在屋子的大厅之中，三面都有窗，而且窗扇很多。假如有人从窗外放枪，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枪弹是从哪个窗扇射进来的，再加上刚才那个女郎在尖叫，八字胡在狂笑，他们没有听到枪声，也可能那枪手用的装了灭音器的枪。

这伙大汉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帮闲，经过瞬间的呆滞、慌乱，便马上反应过来了，他们遇到了劲敌。

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充大王。小个子取代了八字胡的地位，拔出手枪喊了声：“弟兄们……”话没喊完，便挨了一枪，仆倒在地。

外面放枪的人，不仅枪法如神，而且枪法奇怪，那几个大汉拔枪有快有慢，先拨出来的先挨枪，后拨出来的后挨枪，眨眼功夫，便倒下几个。

接着女郎的四个大汉意识到应该首先对付窗外的枪手时，他们自己却纷纷饮弹身亡，连“哎哟”也不曾喊出。

那个女郎两手撑着身子坐起来，被拆磨得毫无血色的脸上，绽开了笑容，这次她是发自内心的笑，腮边起了两个可爱的酒窝，虽然神色仍有些凄惨，但显得动人。

这时候，那个神秘的枪手出现了，他就坐在其中一扇窗子

的窗沿上，手中有两把枪，他有一张英俊的面孔，很潇洒地把两把枪在手中抛来抛去。

那女郎说：“我们……成功了！”

“是的。”枪手说：“不过，你知道得太多。”

“但……”那女郎表示惊愕时，“噢”，她也中了一枪，缓缓地向后跌倒。这次她没有感受到教堂圣钟、礼拜什么的，因为在她变形的面孔上，只留下了深深的恐怖和惊疑。

……

半个小时以后，房外过道上的电话又响起来了，叮铃铃、叮铃铃……，电话固执地响着，屋子里却一片静寂。

电话终于被一个仆人听到，他抓起话筒：“是，是，我马上去喊。”

他跑到屋子门口，马上惊呆了，眼睛奇怪地瞪着，舌头难以控制地伸出，半天缩不回来。

屋子里尸横满地，主人那伙帮闲，那个女郎，全死了！

那个仆人眨眨眼，使劲掐了自己一把，觉得发痛，才知道不是梦，于是，撒腿向屋外奔去。

这下，仆人们可犯了愁，报不报警呢？少主人摔在游泳池中死了，老主人不在家。不管是老主人、少主人，或者是主人的那伙帮闲，遇事都不肯报警的，因为他们都有黑社会底子。上半夜，其实是仆人们先听到那个女郎的呼救声，发现少主人跌到游泳池中去了，再去通知主人那伙帮闲的。但八字胡他们赶到现场，首先关心的就是仆人们有没有报警，当知道未报警时，就给了他们每人一份赏金，吩咐他们不许报警，也不要向外界透露此事。后来，少主人被送到一家私人医院抢救，显然也是不愿张场此事。

但是，现在不报警不行了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无论如何也遮掩不过去。万一事情再扩大，连仆人们也摆脱不了干系。知情不报有罪呀！

警察局来人了。赵一清喘着粗气，腆着啤酒肚子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侦探、法医、摄影师。司机呆在车里没动，用无线电话机与总部保持联系。

赵一清简短地问了仆人几个问题，吩咐摄影师拍照。一阵镁光灯闪过，摄影师从各个不同角度拍完了需要的照片。法医仔细检查了每个死者的弹洞，心里暗暗称奇，那枪手真是太神了，每一枪都打在致命的位置。

末了，探长赵一清吩咐仆人找来一块白布，盖在那个女郎身上，他嘱咐仆人们处理好后事，严禁向社会张扬。

仆人们按命令做了，但心里好生疑团。主人家遇事不愿报警方，警方知道了，也不愿意让外面的任何人知道主人家的事。

更令人不解的是，香港乃弹丸之地，不用说凶杀案件，桃色新闻，就连富豪人家正常的男婚女嫁，报刊上，电台上，电视上都要大事渲染，唯恐大家不知道，可是这一件枪杀了十来个人的凶杀案，报刊，电台，电视却只字不提。

难道，警方与黑社会有什么勾当？看来又不像。

警方搞什么鬼？目的是什么？

仆人们心里有许多疑团，但他们是没有资格要求解答的。

4 探长赵一清在打着地蜡的楼板上踱来踱去。他虽然按总部的指令做好了一切保密工作，但心里很纳闷，为什么要保密？

他愤愤地在摆满了尸体照片的办公桌上重重一拍，有几张照片被震飞，落到地上，“不可理解”他说：“我们的责任就是破案，死了这么多人。怎么可以把消息封锁住？”

坐在他对面的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瘦削、精干，穿着黑色拉链茄克衫。探长赵一清很不喜欢他那张脸，小巧而白皙，眼睛挺有光彩，像个奶油小生。

来客不管探长喜欢不喜欢他的脸，弯腰拣起地上的照片，像欣赏塞尚、梵高的艺术品，举得远远的，眯缝起眼睛仔细观察。

探长气得牙痒痒的。他真想拿出刮胡刀把来客的眼睛割开些，那眼睛虽然像鹰隼一般锐利，却由于眯成一条缝，看起来使人生厌。

来客也感觉出了探长的焦躁，说：“保密是总部的要求。再说，社会上既然不知道发生这件凶杀案，就不会有人指责你不能破案了，你的压力还小些。”

“假如事件披露出去，”探长双手插在西裤带里，眼睛极力不望那张他讨厌的脸，却盯着墙边一盆苍翠欲滴的龟背竹，说：“破案的机会就大得多。我们通过悬赏，可以得到知情人提供情报，甚至可能有人为了重赏，或为了复仇什么的，会打匿名电话告密。这样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认为，这种明显的黑社会仇杀的案件，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去办的。”

来客放下照片，淡淡一笑：“探长，总部没有逼你破案，你不是更舒服吗？本来，发生了这样的重大案件，头可能会咆哮如雷，限令你在一个星期之内破案，那起码你就会有一个星期吃不下，睡不好了。而且，期限到了，案件没有新的进展，等待你的是什么呢？但是现在则不必有这许多烦恼。”

但……但……”，探长呐呐地说不出话来，这是在他的经